

“杀人虫”还在咬人 被恐惧抓住的他们

□快报记者 邢志刚 河南报道

曾泽平的最后23天

9月10日,商城县鲇鱼山乡下马河村,今年42岁的前湾组村民岳昌宇骑着摩托车行走在乡间小道上,神情凝重,他的妻子,去年就因为蜱虫叮咬失去了生命。

岳昌宇的身后,一位老人牵着两头牛,缓慢地行走着。田间四下,除了金黄色的稻田外,高山云雾当中,茶林葱郁,林木缠绕。村民们的房子依山势而建,从山脚洼地次第而起,矮小的房子若隐若现。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,但一说到蜱虫,所有的平静都化为了乌有。

“我老婆从有症状到死亡,前后经历了23天!”岳昌宇说,他希望其妻子曾泽平被蜱虫叮咬死亡的遭遇,能引起当地和国内其他地方医疗卫生部门的重视。这一天,岳昌宇通过看电视才知道,这种叫蜱虫的东西,自己并不陌生。“在农村我们叫草鳖子,很多人都见到过的,只有芝麻大小。”也就是这一天,岳昌宇才知道,这种病例在国内其他城市亦有出现。

资料显示,自2006年安徽省发现人粒细胞无形体病病例。近年来,湖北、河南、山东、黑龙江、内蒙古、新疆、天津、海南等省份,都曾出现病例,且有死亡病例报告。

岳昌宇说,去年五月初三,妻子曾泽平出现头疼、发烧的症状。“当时以为是感冒,找村医去看,挂了水。这种病很吓人,病人会抽搐。”曾泽平在村医处治疗几天后,病情加剧,抽搐得更加厉害,严重的时候如同发疯一样。“不是得了精神病?”在村医的建议下,曾泽平被家人送到了当地的精神病院。

“按照精神病治疗了6天,没有缓解!”岳昌宇又把妻子送到了商城县人民医院。医院按照常规检查,做了CT和血常规检查。“实在太担心了,当时到商城县人民医院之前,我还通过关系,找了熟人。”这一次,医院的结论是病毒引起的脑膜炎。但治疗6天后,依然没有什么效果,曾泽平被丈夫岳昌宇拉回了家中。

“到底是什么病?县里最好的医院怎么都看不好?”岳昌宇开始怀疑,妻子是不是得了什么魔症,中了邪!手足无措的岳昌宇,请来了“大仙”在家中做法事。几天后,形容憔悴的曾泽平再次被送到了商城县人民医院,依然按照脑膜炎进行治疗。“这一次,在院呆了5天4夜。”岳昌宇描述说,抽搐,抖动,一点东西都吃不进去。

“我疼……”妻子痛苦地喊叫声至今都让岳昌宇觉得非常揪心。41岁的曾泽平自从得病以来,身强力壮的她被病魔折磨得消瘦不堪。严重的时候,曾泽平会抓住病床上的被子 and 床单,断断续续地叫唤。商城县人民医院建议她转院。

在武汉一家医院,由于床位紧张,曾泽平先在前楼门诊观察。次日早晨4点多钟,一口痰卡在了口中,曾泽平再次发生剧烈的抽搐。清醒后,时间已经到了早晨7点多。“就是倾家荡产,我也要到医院抢



商城县人民医院是当地收治蜱传疾病的唯一定点医院

救她。”早晨8点多,医院的专家上班后查看了曾泽平的病情,认为没办法治了。“当时我欲哭无泪!”当天,岳昌宇花费1500元包医院的辆急救车将人送回了商城县人民医院。医院称:“已经无能为力!”

回到家中,两天后,曾泽平死亡。“全身发烧,烧得厉害!”岳昌宇说,妻子最后的两天都是这种症状,全靠挂水维持生命。

从有症状到死亡,前后经历了23天。妻子曾泽平最后的23天让岳昌宇不堪回首。“现在我才想起,她的身上曾被虫子叮咬过的小红点,作为家属,我一直都相信医院,但现在,真不知道说什么好!”

接连死去的村民

事实上,下马河村前湾组还有因蜱虫叮咬致死的例子。49岁的罗林英,生前遭遇和曾泽平相似。

在商城县县城一个工地的7楼,倚在尚未完工高楼的窗前,罗林英的丈夫周文德望着窗外阴雨连绵的天空,眼角湿润了。

周文德说,妻子去年9月份的时候,突然出现了高烧的症状。先是被赤脚医生误诊为感冒,随后在商城县人民医院,也没有查出什么毛病。但当高烧已经达到了40℃,左右,精神显得非常不正常,时常烦躁不堪,遂在医院建议下转至信阳市154医院感染科。“去的时候是周末,医院的主治医生不在,后来周一医生上班后,怀疑是无形体病。后病情加重,返回家中,第二天人就没了。”

“我有一个老表在省城郑州当厨师,当时他给河南省疾控中心打了电话。”几天后,省市县等部门的人到了家里,询问情况。并告知家里的其他人,下地干活的时候戴手套,不要把皮肤暴露在外面。

关于有关部门的此次上门了解情况,不少村民称,罗林英生前是下马河村的妇联主任,在村里有一定的名气,所以才被有关部门关注的。

下马河村火庙组67岁的季德芳,去年8月16日,身体无力,高烧不退,儿媳妇黄菊将送到了商城县人民医院。 “四肢抖动得厉害,刚开始吃不进东西,后来临床诊断后,恢复比较快!”黄菊说,事发前,她一直在医院照顾婆婆。

遭遇蜱虫侵扰的还有黄菊22岁的儿子曾宪锋。黄菊告诉记者,听说村里一再生发生蜱虫致人死亡的事件后,儿子今年6月初回家探望家人。6月20日返回。临走之前,到过瓜地摘过几个西瓜。结果到珠海后洗澡时发现,胳膊上有了被虫子叮咬过的痕迹,身体亦出现了不适。旋即去医院检查,不久就恢复了。

据了解,河南省自2007年5月信阳市报告了首例疑似无形体病例以



捡回一条命的黄菊后怕不已



家属给记者看杨孔芬身上被蜱虫咬出的伤口

年,通过监测,截至今年9月8日,河南省共监测发现此类综合征病例557例,死亡18例,重点集中在信阳市商城县、泌河区、光山县和平桥区。

9月10日,商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余芳说:“今年1月—9月8日,我们共向上级直报了120例病例,其中1例死亡。”但对于商城疾控中心的这个数据,记者接触到的当地人普遍表示不相信,“才死了一个,怎么可能呢?明显是说瞎话,我们知道的就不止一个。”

被死亡阴影笼罩的人们

在商城县鲇鱼山乡下马河村委会门口,村委员会委员周世海说,下马河村一共有3人死亡:分别是曾泽平、罗林英以及季德芳。

“先是婆婆被蜱虫叮咬不治,接着又是我自己和儿子先后患病!”黄菊说,自己在村里成了不待见的人。“没人和自己说话,小孩子们一见到自己就跑,躲得远远的,担心被传染。”

商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余芳告诉记者:“目前可以基本确定,人与人之间不传染。”商城县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王卫给记者提供的一份关于《人粒细胞无形体病防控问答》的材料称:与人粒细胞无形体病危重患者密切接触,直接接触病人血液等体液的医务人员或其陪护者,如不注意防护,也有感染的可能。

他们在鬼门关前转了一圈

“昨天还好好的,身体很健康,转眼就阴阳相隔。”在商城县开出租车的司机岳浩是下马河村人。最近几天,很多记者都喜欢包她的车下乡,因为她熟悉村里的情况。面对一再发生的死亡病例,岳浩很是感慨。

陆续发生的蜱虫叮咬致死事件,迅速传开了。随后,恐慌的情绪亦如至今尚不明确病原体一样,在商城县一些乡镇传开。

拎着篮子的下马河村火庙组罗良玉面对记者,一个劲地说幸运。

2008年7月,罗良玉突然觉得腿没劲,浑身难受,人抖动,高烧到39~40℃。赤脚医生打了点滴,但不见好转,赶紧到了商城县人民医院。 “和其他已经死亡病例一样,水米难进,后来医生告知,是一种叫蜱虫的虫子咬的。”这位61岁的老人说,“差点就没命了!”

黄菊说,婆婆去世后没几天,8月28日,自己也出现了症状。“一开始就发烧,赶紧住院,手也发抖,上吐下泻的。刚开始县医院是按照白血病治的,3天后,去了信阳154医院。”黄菊说,医生称就是被蜱虫咬的。

“刚开始吃不进东西,后来临床诊断后,恢复比较快!”黄菊说,事发前,她一直在医院照顾婆婆。

遭遇蜱虫侵扰的还有黄菊22岁的儿子曾宪锋。黄菊告诉记者,听说村里一再生发生蜱虫致人死亡的事件后,儿子今年6月初回家探望家人。6月20日返回。临走之前,到过瓜地摘过几个西瓜。结果到珠海后洗澡时发现,胳膊上有了被虫子叮咬过的痕迹,身体亦出现了不适。旋即去医院检查,不久就恢复了。

据了解,河南省自2007年5月信阳市报告了首例疑似无形体病例以



捡回一条命的黄菊后怕不已



家属给记者看杨孔芬身上被蜱虫咬出的伤口

“上山下地的时候要穿的,得全副武装。”陶泽学说,上山的时候,会穿长袖和长裤。袖口和裤管的位置,都会用东西扎起来,防止被蜱虫叮到。

余集乡吴德正去世后,他的儿子吴玉涛饱受压力和煎熬:因为吴德正刚开始在儿子吴玉涛的诊所,也是被按照感冒来治疗的。

由于不断遭遇乡邻们的非议,记者赶到前,吴玉涛夫妇已经拒绝了多家媒体的电话采访。吴玉涛的妻子说,政府也不知道这是蜱虫咬的,老爷子去了,我们也很难过。

恐惧、悲伤、后悔、压力,各种情绪交织下的商城县多个村庄,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复杂的悲情场景。

还在持续的咬人事件

商城县针对类似症状患者唯一的定点医院是商城县人民医院。

9月10日下午,在商城县人民医院隔离病区121房间,记者见到了53岁的村民杨孔芬,她是伏山乡人。她的丈夫彭仁广说,9月5日的时候,杨孔芬出现了发烧症状。开始被村里的赤脚医生误诊,当成了感冒,一直在挂水,但烧一直退不下去,9月9日到县医院。

商城县人民医院内一科副主任医师鲍发应告诉记者,此例是新发病例。据病人陈述,入院前全身肌肉酸痛,有发烧情况。此前有被蜱虫叮咬过的历史。经过卫生部专家的会诊,现在已经确诊为无形体病。

商城县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王卫对记者称,9月8日病人杨孔芬来的时候,他们就有怀疑。后卫生部的专家会诊后,最后确诊。“按照卫生部印发的《人粒细胞无形体病预防控制技术指南》,服用药物后,现在病人精神开始好转,现在烧已经退下去了。”

彭仁广抬起妻子右边的袖子,指着胳膊上的一个红色小点介绍说:“蜱虫叮咬的就是这个位置。”

记者观察到,杨孔芬侧身躺在病床上,表情痛苦,但人比较安静,一言不发。

“同样被蜱虫叮咬,为什么有的会死亡,有的则抢救了过来。”鲍发应说,个体有差异,有的敏感,有的不敏感。有的病人,本来来看情况不是多重,但是会朝着重的方面发展,确诊抢救的时机就很重要。

鲍发应说,蜱虫一直存在于中国的丘陵地区,只有带病原体的蜱虫叮咬了人,才会发病。

据悉,早在2008年2月份,卫生部就针对无形体病印发了《人粒细胞无形体病预防控制技术指南》,以提高医务人员对人粒细胞无形体病的认识和控制。

鲍发应告诉记者,在卫生部印发操作规范之后,病人入院后,凡是符合“有明确的蜱虫叮咬史;临床上有头疼、发热、腹痛、恶心、呕吐等症状;白细胞和血小板数量减少”等特征的,都会考虑无形体病,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。

在调查中,鲇鱼山乡下马河村前湾组村民曾泽平,火庙组村民季德芳两名死者的家属称,两名死者生前均有前述症状。

“那为何指南出台后还有多例符合判断依据的病人在县医院治疗

时,按照白血病、感冒等看的病呢?”面对记者的疑问,鲍发应并未回应。现在,虽然关于疑似无形体病的培训在村医中展开,但很多村民仍对此病感到陌生,并害怕。

死者名单不公开遭质疑

9月10日下午3点左右,刚刚赶到商城县的卫生部部长,在商城县政府4楼会议室调查了解“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”有关情况,并听取当地的情况汇报。

十几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闻讯后赶到,希望能够采访当地官方和卫生部专家。但几分钟前,见记者不愿意离去,汇报终止。专家组随即去医院和疾控部门了解情况。

在此期间,记者见到了商城县疾控中心的主任余芳。此前余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称,“今年1月—9月8日,我们共向上级直报了120例病例,其中1例死亡。商城县今年有1例死亡病例,死者名叫吴德正,是一名乡村医生。”在接受询问时,余芳再次向记者确认了病例报告的情况。

但记者调查发现,除了吴德正,商城县至少还有雷呈华(女,伏山乡枫树村农民)和龚正成(鲇鱼山乡庙岗村农民)两名死者,没有经商城县疾控中心上报。昨日,两家家属都向记者提供了书面证据。同时,雷呈华两人的家属都对官方公布的数据表示质疑,认为明显存在瞒报情况。“我妈明明被确诊为无形体病,说是虫子咬的,为什么现在又不是了?”雷呈华的女儿丁保玉说。

商城县人民医院7月18日的专家会诊显示,雷呈华被初步诊断为“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”(无形体病的新称呼)。同一天,信阳154医院签署的一份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把关申请表》显示,雷呈华的确(拟)诊断种为“人粒细胞无形体病”。

家属称,雷呈华从商城转院后,死于信阳。在确认商城县没有上报该死亡病例的情况下,家属希望告知信阳市疾控中心有无上报。

另一名死者龚正成的家属,向记者提供了龚在商城县人民医院的部分病历。其中,《住院病案首页》显示,龚正成的出院诊断为“发热兼血小板减少综合征”,出院情况为“未愈”。龚正成的堂兄龚正现讲,龚在被误诊为感冒,挂了数天的吊针后,于7月2日晚被拉到商城县医院,至半夜,家属被告知龚已不治。事后,该病例并未被商城县疾控中心上报。

陈启军说,此次检测的蜱有两种,一种是卫生部调查组从河南采集的140多只活蜱,一种是在辽宁省采集的活蜱。

陈启军说,昨日这两种蜱已经送到北京卫生部国家实验室。他晚上到达后,将和国家实验室的顶级专家一起,研究检测方案,随后将立即对两地的蜱进行检测。

“对蜱的检测,主要是进行微生物核酸物质检测。”陈启军介绍,专家对活蜱进行微生物核酸物质检测,就是要对蜱进行DNA和RNA检测。检测出结果后排序,与基因库的病原进行对比分析,确认蜱携带的病原体后,可对患者对症治疗。

陈启军表示,如果顺利的话,估计在一周内能出检测结果,“检测结果能否用于治疗被蜱叮咬的伤者,目前还不清楚。”